

内丹学视域下奇恒之腑体系的研究

吴玲玉¹, 鲁明源^{2*}

(1.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55; 2.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55)

【摘要】文章认为奇恒之腑的发生以解剖学和房中术“还精补脑”路径为基础, 继而在内丹学视域下构建层次清晰的奇恒体系, 认为奇恒之腑是精、气、神交感转化的核心场域, 由此彰显了古人融贯先后天、摄纳精气神的完整生命图景。

【关键词】奇恒之腑; 发生学; 内丹学; 还精补脑; 精气神

DOI:10.70976/j.1008-0805.SZGYGY-2025-1420

CSTR:32392.14.j.1008-0805.SZGYGY-2025-1420

【中图分类号】R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05(2025)14-2719-06

脏腑系统是中医藏象学说的核心, 主要包括五脏、六腑与奇恒之腑。其中, 五脏六腑的理论体系相对完善, 成为历代中医学术思想言述的主要载体和对象。但奇恒之腑作为脏腑体系的一部分却形同虚置, 沦为五脏六腑的附庸, 并产生诸多争议和分歧。因此, 有必要基于传统文化的基本观点, 从奇恒之腑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出发, 溯源经典, 梳理文献, 对奇恒之腑体系的原理进行系统分析与深入探讨, 以彰显奇恒之腑体系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1 奇恒之腑的争议和分歧

众所周知, 医学典籍中涉及奇恒之腑的相关内容较少, “奇恒之腑”一词仅在《素问·五藏别论》中有所记载: “脑、髓、骨、脉、胆、女子胞, 此六者, 地气之所生也, 皆藏于阴而象于地, 故藏而不泻, 名曰奇恒之腑。”后世医家亦基于此对奇恒之腑进行论述, 然少有创见, 如《黄帝内经太素·藏腑之一》曰: “此本非是常府, 乃是奇恒之腑, 奇异恒常。”^[1]《类经·藏象类》曰: “奇恒者, 言奇病也。”^[2]因此, 医学经典言述的缺失以及后世医家的顺文释意导致奇恒之腑的内涵并未得到完整诠释。由于奇恒之腑的理论价值无法彰显, 致使很多学者直接怀疑和否定奇恒之腑的价值, 认为奇恒之腑的功能可以分属于五脏系统, 不必另行作为特殊之腑罗列在五脏六腑之后, 故奇恒之腑为中医理论体系所不容^[3,4]。也有学者为了凸显奇恒之腑与五脏六腑内涵的差异性, 常常参照西医的解剖学知识阐释奇恒之腑,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扩大奇恒之腑的范畴, 如将椎间盘^[5]、胰腺^[6]、甲状腺^[7]、精室^[8-9]等纳入奇恒之腑的范畴之内; 第二是缩小奇恒之腑的范畴而

另构建奇恒之脏, 如认为“脑”应该脱离奇恒之腑范畴而将其称之为“奇恒之脏”^[10], 或称卵巢属于奇恒之脏^[11], 抑或将“脑”纳入五脏六腑体系^[12,13]; 第三是调整奇恒之腑的范畴, 认为奇恒之腑应去胆而加入睾丸^[14], 或认为“胆”乃“道中”^[15]、胰腺^[16]等等。可见, 学界对于奇恒之腑的认识是相当混乱的。那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混乱呢? 应该怎样解决这种认识混乱的情况呢?

2 奇恒之腑体系的发生学原理

文献证据的缺失并不意味着奇恒之腑理论和实践价值的匮乏。经典在历数千年的传承过程中, 饱经战乱、辗转、虫蛀、腐化, 期间殒没不知几何, 幸存之册却也因在流传中重编、增补、校勘、翻刻、传抄等, 脱衍讹误在所难免^[17], 因此诸多理论环节存在断裂, 现存文献难以支撑起理论大厦; 另外, 古人的思维路径和解释方式与现代人的认知观念存在巨大差异, 导致奇恒之腑本身存在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 其理论价值并未被真正揭示, 更未建立起自身的辨证论治体系^[18]。

而在没有充足的文献学依据时, 对奇恒之腑进行发生学研究有助于其理论的还原归真, 即把奇恒之腑回置于其发生发展的特定历史条件下, 以求“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因此, 文章依照古人的运思线索, 从传统文化的一贯性和中医经典的内在性出发, 将奇恒之腑放在其得以发生、发展的具体历史、哲学、宗教、社会等背景下加以综合、动态地考察^[19,6], 从而进行条理明备、连贯密合且圆融自洽的体系性构筑, 这是还原奇恒之腑理论原貌、彰显奇恒之腑实践价值的根本途径。

收稿日期: 2024-09-08; 修订日期: 2025-03-18

基金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水平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zyyzdsk-2023118)

作者简介: 吴玲玉 (1998-), 女 (汉族), 山东邹平人,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黄帝内经》理论与临床应用研究工作。

*通讯作者简介: 鲁明源 (1965-), 女 (汉族), 山东新泰人,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 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黄帝内经》理论与临床应用研究工作。

2.1 奇恒之腑的解剖学始基

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都有一定的解剖学基础,中医学也不例外。《灵枢·经水》云:“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可见,解剖学方法是藏象学说得以创生的始基,奇恒之腑同样如此。

而在考察其解剖基础之前,首先要解决奇恒之腑中最大的争议,即奇恒之“胆”的解剖定位问题。对于奇恒之“胆”,《医学实在易·胆说》曰:“胆字从詹,不从旦。胆音檀,乃口脂泽也,与胆不同。今从胆者,乃传袭之误也。”^[20]故奇恒之“胆”与六腑之“胆”所指非一,只是在后世传袭过程中随汉语言文字的变化逐渐混淆。《康熙字典·未集下》云:“胆,音但,肉胆也。”^[21]古代称睾丸为“卵”“丸”等,而“肉胆”与“卵”“丸”等具有相似的结构特征,表明奇恒之“胆”亦当为男性的外生殖器——睾丸,后世称之为“精室”,亦可与女子胞对举而称之为“男子胞”,具体可参考《黄帝内经》胆腑理论发生学研究^[22]一文。

因此,奇恒之腑主要包括脑、髓、骨、脉、胆(男子胞)和女子胞,以下分别对各腑的解剖学基础进行分析。

2.1.1 脑、髓、骨的解剖学基础

“骨为髓之府”“髓者以脑为主”,古人认为脑、髓、骨是同源而异用的整体。对于“脑”,《说文解字·匕部》曰:“𩇛,头髓也。从匕,匕,相比著也。𩇛象发,凶象脑形。”^[23]^[24]《说文解字·心部》论“思”字曰:“从心从𩇛。”^[25]^[44]可见古人已经对脑的构造有了基本认识,并发现人的思维与脑相关。对于“髓”与“骨”,《说文解字·骨部》曰:“髓,骨中脂也。”^[23]^[46]“髓”的本义是指骨中的膏样物质。《素问·五藏生成》所论“诸髓者,皆属于脑”可视为脑髓与骨髓直接相通的婉转表达。“髓在骨内,髓足则骨强。”^[24]骨质的致密依赖骨内精髓的滋养,髓充则筋骨劲强。

2.1.2 胆(男子胞)和女子胞的解剖学基础

如前所述,“胆”即男子胞,是男性的外生殖器——睾丸。睾丸位于阴囊内,其形如卵,左右各一,《黄帝内经》亦称其为“辜”“卵”“垂”等。虽然《黄帝内经》并未明确记载睾丸的具体解剖形态,但古人通过长期的医疗观察,对位于体表的男性生殖器官还是有详实而正确的认识^[25],如《灵枢·刺节真邪论》曰:“茎垂者,身中之机,阴精之候,津液之道也。”《灵枢·五音五味》曰:“宦者去其宗筋,伤其冲脉,血泻不复。”丹波元简在《素问识·卷五》中引《韵会》云:“宦者去其宗筋者,割去睾丸也。”^[26]说明自《黄帝内经》时期古人就已经认识到睾丸决定了男性的生殖功能,乃生精、藏精、施精、种子之所^[27]。女子胞即女子胞宫。关

于子宫形态的具体论述,虽至元代才在《格致余论·受孕论》中有所记载:“阴阳交媾,胎孕乃凝,所出之处,名曰子宫,一系在下,一有两歧,一达于左,一达于右。”^[28]但《灵枢·五色》已利用全息视角对子宫进行详细定位,《素问·骨空论》载:“督脉者……女子入系廷孔,其孔,溺孔之端也。”不难判断女子胞同样有着解剖学基础。《类经·藏象类》曰:“女子之胞,子宫是也,亦以出纳精气而成胎孕者为奇。”^[29]^[45]故在奇恒之腑中,胆(男子胞)与女子胞对举,能藏精纳气,涵蕴生机,共同主持人的生殖功能。

2.1.3 脉的解剖学基础

中医的“脉”是血脉、经脉、络脉等的统称。最早的“脉”是指解剖过程中发现的血液运行通道。而经脉、络脉等则是古人在气论影响下,基于针刺传导路线而以及导引按摩、内观反视等方式建立起来的,故经络理论的发生以解剖所示的血脉为基础,而又超越解剖实体,其中传统中医多用十二经脉以治病疗疾,古代方士及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道教则因其炼养特点和需要尤重奇经八脉以修摄自身^[29]^[56]。由于十二经脉与五脏六腑存在固定的络属关系,那么,同属脏腑体系的奇恒之腑应该与奇经八脉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30]。

以上是对奇恒之腑中各腑的解剖基础分别进行阐述,然而脑、髓、骨、脉、胆(男子胞)、女子胞作为奇恒之腑这个固定的组合,其体系是含混的、分散的、错杂的,没有明显的归类依据。即使《素问·五藏别论》认为其“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但五脏同样藏精而不泻,对于两者的区别以及奇恒之腑到底“奇”在何处,历代医家并未阐明,这也是导致后世争议不断的根本原因。

2.2 奇恒之腑的方术渊源

“古之修道者,莫不兼修医术”^[31]^[36],自古就有“医道通仙道”“十道九医”之说,故中医学与道教同源而异流,两者均以“长生久视”作为最基本的价值取向^[32],有着共同的学术鼻祖和哲学基础^[35]。笔者经过查阅医学典籍中有关奇恒之腑的内容,似乎并无明确的线索脉络能够使脑、髓、骨、脉、胆(男子胞)以及女子胞之间豁然贯通,也因此难以梳理出像五脏六腑这样分工明确、层次清晰的体系。但是《素问·五藏别论》亦曰:“余闻方士,或以脑髓为脏,或以肠胃为藏,或以为胆。”提示我们也许在古代方术典籍中可以找到线索。高士宗在《黄帝素问直解·五藏别论》中提到:“方术之士,上通泥丸,熏灌脑髓,下养精血,以成胎息,故脑髓骨脉胆女子胞,藏精藏血,胎息孕育。”^[34]明确指出奇恒之腑乃是古代方术之士修炼的核心。因此笔者尝试在内修方术视域下重新审视奇恒之腑,或许上述问题可以得到解答。

阴阳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石,也是传统

内修方术的基本理论内核。从这个角度出发,传统方术必然要关注男女生殖与长生养生的关系,对比典籍中多有记载,如《易·系辞下传》曰:“男女媾精,万物化生。”^[35]《周易参同契·日月含吐章》亦曰:“男女相须,含吐以滋,雌雄交杂,以类相求。”^[36]《灵枢·天年》对于“人之始生”的问题,更是明确提出“以母为基,以父为楨”的观点。《汉书·艺文志》将房中、神仙、医经、经方并列为生生之具的方技,其中“房中”作为秦汉方士谋求长生的炼养术之一,正是在阴阳学说支配下发展起来的^{[39]246}。《抱朴子内篇·释滞》曰:“房中之法十余家,或以补救伤损,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益阳,或以增年延寿,其大要在于还精补脑之一事耳。”^{[31]182}房中术的核心原理是“还精补脑”,其有理念层面和技术层面的差别:理念层面的“还精”是指从女不施,“补脑”则是“还精”的自然效验,如《马王堆房中书·合阴阳》曰:“一动毋泻,耳目聪明;再而音声章;三而皮革光;四而脊肋强;五而尻髀壮;六而水道行;七而至坚以强;八而腠理光;九而通神明;十而为身常,此谓十动。”^{[37]969}交而不泻就会产生“耳目聪明”等效验,此即理念层面的“补脑”;而技术层面的“还精补脑”则是运用一组动作把人之“精液”搬运至大脑^[38]。如《医心方·还精》引《仙经》曰:“还精补脑之道,交接精大动欲出者,急以左手中央两指却抑阴囊后大孔前,壮事抑之,长吐气,并扣齿数十过,勿闭气也。便施其精,精亦不得出,便从玉茎复还,上入脑中。”^[39]而通过还精补脑的房中术,古人认为可以达到养生长生的目的,此即曹植《飞龙篇》所云:“教我服食,还精补脑。寿同金石,永世难老。”^[40]还精补脑术的出现至少可以表明三点:一是古人认为精液与脑、髓在物质上具有同一性,精液上入脊骨则为脊髓,脊髓上入脑室则为脑;二是以上三者之间有可供运行转化的通道,即人体背部之中轴线;三是古人已经认识到“脑”对于生命健康的重要性。

随着气论学说的发展,古人融汇切身体验与哲学思辨,其视野超越实体而重点关注事物的化生方式和功能表现。上述“还精补脑”中的“精”逐渐脱离实物形态色彩,而与“气”并举,成为内修炼养的核心内容。战国时期,《行气玉佩铭》作为生殖崇拜的礼器^[41],记载了古人“行气”的方法:“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42]其大意是做深呼吸并以意念引导精气上下流注运转,说明先秦时期行气已初步形成任督循环的“周天”技术,并且表明行气与性能量及生殖器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这与房中术的“还精补脑”是一脉相通的^{[29]38},故房中术又被称为“男女合气术”。

总之,在早期“还精补脑”的房中术以及行气术中,男女生殖器是“炼养精气”的起点,背部中轴的脊

柱骨及任督二脉是“精气运行”的通路,脊髓与脑髓的充盈则为“精气所补”的目的。于是,以“还精补脑”为线索,奇恒之腑中脑、髓、骨、脉(任督)、胆(男子胞)以及女子胞被串联起来,为“还精补脑”提供物质基础和转运通路,从而达到健身防病、推迟衰老、久荣长生的目的。因此,在古代内修方术视域下进行考察,奇恒之腑均已参与到“还精补脑”的路线中,由此可以推断奇恒之腑体系的发生以“还精补脑”路径为基本雏形。

2.3 奇恒之腑的内丹学发展

然而限于历史条件,房中术的内容存在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情况,自魏晋发展到隋唐五代,房中术的主要指导思想已从早期的节欲保精逐渐演变为闭精纵欲,适应了封建统治者骄奢淫逸生活的需要,因此房中术在历代多遭非议,甚至被贬称为“泥水丹法”,归于下三品的“傍门邪道”之列,而房中术著作也被视为诲淫之书而湮没不传^[43]。受此影响,早期的房中术便融合服气、导引、吐纳、存思等逐渐转化为以清修为主的内丹炼养术,阴阳交媾的内涵也就从男女生殖器的交合逐渐演变为人体内部阴阳二气的升降。在中医学领域,五脏的中心地位逐渐确立,加上“肾主水”及“水生万物”观念的影响^[44],奇恒之腑中具有藏精功能的“胆(男子胞)”和“女子胞”被五脏中的“肾”所取代,而道教内丹学则以涵盖肾、精关、产门等脏腑官窍的“下丹田”代指“胆(男子胞)”和“女子胞”。但若将藏精功能回置于胆(男子胞)和女子胞,便可在内丹学视域下梳理出奇恒之腑体系的完整面貌。

内丹学在发展过程中力图构建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模式与行为体系,即精-气-神系统。精-气-神炼养体系是在“以三一为宗”这一中心识见下进行的统摄与整全。《太平经·令人寿治平法》提出天、地、人三者合一而致太平,精、气、神三者混一而得长生:“三气共一,为神根也。一为精,一为神,一为气。此三者,共一位也。本天地人之气,神者受之于天,精者受之于地,气者受之于中和,相与共为一道。故神者乘气而行,精者居其中也,三者相助为治,故人欲寿者,当爱气尊神重精也。”^[45]“以其流行谓之气,以其凝聚谓之精,以其妙用谓之神。”^[46]纯一不杂而潜藏者是精,融通经脉而运行者是气,虚灵变化而显明者是神,三者同体异用、互相转化,名虽有三,其实则一,均为“一气本体”所化的功能表现。

对于“三气共一”的运行路径,其核心步骤便是炼精化气、炼气化神:首先“凝神入气穴”,即意守下丹田,感受活子时的产生,此时清心寡欲而不使精气外泄,藏于胆(男子胞)与女子胞中的后天之精则炼化先天之精;当先天之精蓄积到一定程度后,便冲开脊柱骨最下端的尾闾关循督脉逆行而上,督脉贯脊上行,经轱辘关、玉枕关上升至泥丸而充养脑髓,最后沿任脉下行

完成任督循环^{[29]196},而任督二脉的运行可以带动其他六脉的自主运转,从而实现八脉全通,御使神、气、精合一进而敷布统管全身。在此炼养过程中,“气”之一体三相渐次展现,从凝着、固实之精,经活动、流布之气,实现向灵妙、精微之神的转变,此即内丹学之“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由此可见,奇恒之腑正是“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的核心场域。

如果依照“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的路径对奇恒之腑分别考察,可以对奇恒之腑进行明确分工,并进一步对奇恒之腑进行精准定位。“胆(男子胞)”和“女子胞”蕴含人体最大的生机,故奇恒之“胆(男子胞)”与“女子胞”为藏精炼精之居;精满而化气,借呼吸与意念循督脉逆运而上,再循任脉周流而下,最终八脉全通,故奇恒之“脉”的本义应该是以“任督”为主的“奇经八脉”,其为化气行气之经;精、气、神的转化以人体的背部正中为轴,“夹脊”而上行至脑,故奇恒之“骨”的本义应该是特指“脊骨”与“颅骨”,奇恒之“髓”自然为“脊髓”,奇恒之“脑”也可称为“脑髓”,亦即内丹之“泥丸”,所谓“泥丸百节皆有神”^[47],精气上达而化脊髓、脑髓以充养神明,主管人的思维、觉知与运动,故奇恒之“脑”“髓”“骨”实乃脊骨与颅骨包绕脊髓、脑髓而形成的整体,为神明显用之处。由此可见,奇恒之腑中的“脉”“髓”“骨”均非泛泛之举,而是特指精、气、神转化的核心部位,即奇经八脉、脊髓以及脊(颅)骨。

至此,在道教内丹学之精、气、神视域下,以胆(男子胞)、女子胞、奇经八脉、脊(颅)骨、脊髓、脑髓为核心场域的道教内丹修炼系统便展现出原有面貌,成为分工明确、层次清晰的奇恒之腑体系。

3 奇恒体系的先后天观照

道教内丹学家根据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一宇宙世界衍生模型图式,提出了“顺则生人,逆则成仙”的思想:“精气神三物交感,顺则生人,逆则成丹。何谓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故虚化神,神化气,气化精,精化形,形乃成人。何谓逆?万物含三,三归二,二归一,知此道者,怡神守形,养形炼精,积精化气,炼气合神,炼神还虚,金丹乃成。”^[48]从这个角度来看,既然奇恒之腑乃精气神交感转化的核心场域,那便是“顺则生人,逆则成仙”的枢转之所。

3.1 “先天”调控“后天”的中枢

所谓“顺则成人”,即是“先天”推动调控“后天”的发生。奇恒之“胆(男子胞)”与“女子胞”蕴藏先天之精(元精)而为生命之根基,及男女交媾则两精相搏凝成胎元,化生先天之神(元神)而藏于脑髓,由此生机显现,此即《素问·经脉》所言“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灵枢·本神》亦曰:“生之来谓之精,两精

相搏谓之神。”奇恒之“脑髓”涵育元神,统率全身,乃整个生命的主宰,故《华洋脏象约纂》曰:“夫居元首之内,贯腰脊之中,统领官骸,联络关节,为魂魄之宅,生命之枢机,脑髓是也。”^[49]而将元精与元神一以贯之的则是循虚而行之先天之气(元气),《八脉经》云:“八脉者,先天大道之根,一气之祖。”^[50]故以任督为核心的奇经八脉为先天元气之所,只有元气流行合序,运布有度,才能御元神、元精而行,使之安其所居,互用互化,故奇恒之“脉”乃是生命联动得以发生的动源。

总之,奇恒之“胆(男子胞)”与“女子胞”藏纳先天之精而为生命之根基,奇恒之“脑”“髓”“骨”涵育先天之神而为生命之主宰,奇恒之“脉”转运先天之气而为生命之动源,故奇恒之腑作为人之性命根蒂,涵纳先天之精、气、神进而统治、联络全身,凝聚先天能量并塑造先天禀赋,成为架构、融摄后天的生命编码和终极存在。

3.2 “后天”复返“先天”的路径

道教“长生求仙”的宗教属性容易使我们忽略道教的科学属性,而李约瑟认为道家道教思想是“中国科学和技术的根本”^[51]。其实,所谓“成丹”“求仙”即是把道教修炼术的去病强身、延缓衰老的效能作了极端的推想^[52],当人出生进入后天阶段,先天之精气神处于不断消耗的状态,当元精、元气竭尽,元神离体,人自死亡。而道教人士反其道而行之,遵循向内收摄而复归于先天的生命进路,设法逆转人体精气神的耗散过程^[53]。因此,我们不仅要立足于“先天而后天”的发生视角去彰显奇恒之腑的理论价值,更要在“后天而先天”的视野中去思考奇恒之腑的实践价值。

道家及道教人士基于“长生久视”的目标开展了众多炼养实践活动,如《道德经》所载“或嘘或吹”“绵绵呵其若存”的吐纳功法,《庄子》中“心斋”“坐忘”“缘督”的内炼方法等。后世基于此创造发展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养生保健价值的具体技术,如在身心安静的状态中,将意念集中于对“一”(即“道”)的信仰,以求得长生的“守一术”;专以精神定于身体内某一点或多点进行内视的“存思意守术”;将精神与呼吸密切结合起来调节呼吸以至鼻息若有似无,似在脐部进行,如同胎儿在母腹中一样的“胎息术”,以肢体的伸屈、俯仰、行卧、倚立等运动与气息调节相配合的“导引术”等。后来,“守一”“存思”“胎息”“导引”等方法融合在一起,成为后世内丹修炼的重要环节。这也正是《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载上古之人“呼吸精气,独立守神”“积精全神”“精神不散”以及“移精变气”的具体实践表现。

可见,道家道教的各种修炼方法无不是基于培育、保全精气神的基本理念,并且其所获得的对健康的加持作用也是经过实践检验的。而上文已明,奇恒之腑

是精气神交感转化的核心场域,因此,奇恒之腑不仅是“先天”推动和调控“后天”的中枢,亦是“后天”复返与逆接“先天”的路径,故围绕奇恒之腑展开的一系列养生实践手段可以增益修复、延缓衰老,已病可治病,未病可预防,若是追求更彻底的思想觉悟亦可由术入道,进入更高层的精神境界,由此形体生命可以得到延续,精神生命也可以得到升华。

4 奇恒体系被边缘化的原因

奇恒体系作为主导精、气、神的先天系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为什么《黄帝内经》及后世医家对其着墨甚少?为什么奇恒之腑在传统医学中是一个如此特殊的存在?

《汉书·艺文志》将传统方技分为四部分,其中“医经”和“经方”逐渐演化为以《黄帝内经》《伤寒论》为代表的传统中医,“房中”“神仙”则逐渐融合发展成为道教的前身。相对于追求炼丹成仙的道教来说,《黄帝内经》更侧重于“后天”层面的养生实践和疾病的治疗,对涉及“先天”的内容少有涉猎,即使提及也多将“先天”层面的理念加诸于“肾藏象”。故在道家道教思想指导下发生的奇恒之腑理论在《黄帝内经》中没有得到完整地展现,以至于奇恒之腑未被纳入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从而导致其边缘化的发生。经过上文分析可见,“肾藏象”只是奇恒之腑系统“先天之后天”的功能体现,显然难以承载奇恒之腑如此深刻的内涵和全部的生理意义,更不能取代其重要地位。因此我们只能在道家道教经典中探寻线索、梳理脉络,以求对奇恒之腑进行更加细腻的解读,从而充分彰显其独特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5 结语

本文试图在内丹学(内修方术)视域下对奇恒之腑体系的发生学原理及其发展过程进行探寻和梳理:首先对奇恒之腑的古代解剖学基础进行分析,以明确各腑的解剖定位,然而仅仅通过解剖并不能揭示奇恒之腑的归类依据;次而基于古代方术之士的修炼内容发现,奇恒之腑体系的发生以内修方术(房中术)的“还精补脑”路径为基本雏形,胆(男子胞)、女子胞、督脉、脊骨、脊髓和脑髓为“还精补脑”提供了物质基础和转运通路;最后,内丹学的精-气-神理论为奇恒之腑的体系性构筑提供了基本框架,由此奇恒之腑的定位更加具体明确,即胆(男子胞)、女子胞、奇经八脉、脊骨与脊髓以及颅骨与脑髓,其含混分散的组成亦豁然贯通而成为分工明确、层次清晰的整体,其中“胆(男子胞)”和“女子胞”为藏精炼精之居;以“任督”为主的“奇经八脉”为化气行气之所;“脊骨”“颅骨”包绕“脊髓”“脑髓”而为神明显用之处,故奇恒之腑是精、

气、神交感转化的核心场域。

而对奇恒之腑发生学原理的分析有助于统摄先后天的完整生命认知;奇恒之“胆(男子胞)”与“女子胞”藏纳先天之精而为生命之根基,奇恒之“脑”“髓”“骨”涵育先天之神而为生命之主宰,奇恒之“脉”转运先天之气而为生命之动源,故奇恒之腑乃“先天”推动和调控“后天”的中枢;而围绕奇恒之腑展开的一系列养生实践手段可以增益修复、延缓衰老,已病可治病,未病可预防,甚至进入更高层的精神境界,由此形体生命可以得到延续,精神生命也可以得到升华,故奇恒之腑亦是“后天”复返与逆接“先天”的通路,从而彰显了古人融贯先后天、摄纳精气神的完整生命图景。

参考文献:

- [1] 杨上善. 黄帝内经太素新校正[M]. 钱超, 李云, 校注.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6: 104.
- [2] 张景岳. 类经[M]. 范志霞, 校注.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
- [3] 方芳. 奇恒之腑的历史文献及理论文化研究[D].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 [4] 于凌. 重新认识奇恒之腑在中医藏象理论中的地位[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14, 32(7): 1742.
- [5] 卞季, 梁倩倩, 江建春, 等. 试论推间盘是奇恒之腑[J]. 中医研究, 2009, 22(1): 1.
- [6] 张磊, 潘晓蓉, 宋晶晶. 论肾为奇恒之腑[J]. 中医研究, 2011, 24(6): 3.
- [7] 滕勇生, 吴剑浩, 刘静, 等. 许建阳教授论甲状腺归奇恒之腑学说[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22, 20(18): 62.
- [8] 陈晓莹, 张晓萌, 赵章弟, 等. 试论睾丸的藏象内涵[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3, 46(5): 622.
- [9] 于旭东, 张耀圣. “男子胞”的理论源流及内涵探讨[J]. 中医杂志, 2023, 64(16): 1721.
- [10] 陈亮, 于晓明, 周丽津, 等. 论脑为奇恒之脏及元树论[J]. 时珍国医国药, 2022, 33(11): 2721.
- [11] 庞昭慧, 连方. 试论“卵巢为奇恒之脏”[J]. 江西中医药, 2014, 45(7): 15.
- [12] 辛陈, 王瑜, 荣培昌. “腑经”论要: 重构脏腑经络体系的理论探索[C]//中国针灸学会. 2022 年中国针灸学会年会论文集, 2022: 5.
- [13] 王涛, 王河宝. 试论脑为水火之脏[J]. 江西中医药, 2006, 37(1): 11.
- [14] 任爱民. 奇恒之腑之睾丸易胆论[J]. 国医论坛, 1992, (3): 37.
- [15] 林青青, 夏进善. 奇恒之腑质疑[J]. 湖北中医杂志, 2007, 29(4): 22.
- [16] 黄瑞彬, 黄周红. 论奇恒之腑中胆应为胰[J]. 辽宁中医杂志, 2004, 31(12): 992.
- [17] 朱博亮, 黄晓宇, 谢光曜, 等. 弄通文理, 及至医理: 《黄帝内经》研读方法探究[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2, 37(11): 6566.
- [18] 郑涵, 鲁明源. 基于三分法解读奇恒之腑的生理意义[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1, 36(6): 3294.
- [19] 李如辉. 发生藏象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3.
- [20] 陈修园. 陈修园医学全书[M]. 林慧光, 整理.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9: 545.
- [21] 中华书局编辑部. 康熙字典(检索版)[M]. 北京: 中华书局,

- 2010;977.
- [22] 许睿,鲁明源.《黄帝内经》胆腑理论发生学研究[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21,45(1):44.
- [23] 黄莲池.说文解字考正[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 [24] 唐容川.唐容川医学全集[M].王咏喆,李林,主编.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9;22.
- [25] 陈好远.中国古代男科学术成就概要[D].湖北中医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
- [26] 丹波元简.素问识[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9;206.
- [27] 陈晓莹,张晓蓓,赵章弟,等.试论睾丸的象象内涵[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23,46(5):622.
- [28] 朱丹溪.格致余论[M].施仁潮,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27.
- [29] 郝勤.龙虎丹道·道教内丹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 [30] 杨秀娟.谈谈奇经八脉之“奇”[J].针灸临床杂志,1994,10(3):7.
- [31] 葛洪.抱朴子内篇[M].周仲英,于文明,主编.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 [32] 盖建民.道教“尚医”考析[J].中国哲学史,2001,(4):58.
- [33] 王旭东.大道至简大医精诚中国文化生命关怀下的“医道同源”[J].中国道教,2016,(1):32.
- [34] 高士宗.黄帝素问直解[M].于天星,校.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0;97.
- [35]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周易正义[M].王弼,注.孔颖达,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10.
- [36] 魏伯阳.周易参同契集解[M].朱熹等,注.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56.
- [37] 马继兴.马王堆古医书考释[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 [38] 刘杰.“还精补脑”考[J].武当,2022,(5):46.
- [39] 丹波康领.医心方[M].高文柱,校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538.
- [40] 曹植.曹植集[M].王巍,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95.
- [41] 刘鹏.中医学身体观的构建与演变[D].山东中医药大学博士学位,2011.
- [42] 行气玉佩铭[J].首都食品与医药,2015,22(15):61.
- [43] 盖建民.道教房中术的性医学思想及现代价值[J].宗教学研究,1996,(1):77.
- [44] 魏凤琴,张珍玉.命门的理论研究[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24(5):376.
- [45] 中华书局.太平经合校[M].王明,编.北京:中华书局,1960;728.
- [46] 王阳明.传习录[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163.
- [47] 魏华存.黄庭经集解[M].梁丘子等,注.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8.
- [48] 陈致虚.金丹大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8.
- [49] 朱沛文.华洋脏象约纂[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14;105.
- [50] 王罗珍.奇经八脉校注[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4.
- [51]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史[M].王玲,协.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45.
- [52] 钟国发.道教养生术门外谈[J].宗教学研究,2008,(3):54.
- [53] 戈国龙.道教内丹学论“生命的演化”[J].世界宗教研究,2016,(1):72.

Research on the system of extraordinary fu – orga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alchemy

WU Lingyu¹, LU Mingyuan^{2*}

(1. First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355, China; 2.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355,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extraordinary fu – organs is rooted in anatomy and the “replenishing essence for brain nourishment” approach in sexual cultivation pract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alchemy, a hierarchical system of extraordinary fu – organs is further constructed, positing that these organs serve as the core field for the intera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jing (essence), qi, and shen (spirit). This framework highlights the ancient Chinese concept of life as an integrated system that harmonizes innate and acquired energies while assimilating jing, qi, and shen.

Key words: Extraordinary fu – organs; Phylogenetics; Internal alchemy; Replenishing essence for brain nourishment; Jing – qi – shen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王诗涵)